

春秋配

黃桂秋題



前 記

“春秋配”一劇，源出於清人李調元所寫川劇四大彈戲之一。後由川劇而傳入河北梆子，再傳入皮黃。但我幼年看河北梆子前輩藝人崔灵芝演出時，已不演全部，而只摘取全劇中“撿柴”、“砸礮”兩折。傳到皮黃，也因循只演這麼兩段。我是在廿歲時就開始演這出戲，到現在它已經成為我演出中不可少的一出戲了。

但我過去一直感到只演這兩折戲，不能使觀眾得窺全豹，總是件憾事。而單從這兩折來看與劇名所謂“春秋配”也不符合。可是原本“春秋配”又是一春（指李春發）娶二秋（指姜秋蓮與張秋鸞）的故事。除姜秋蓮外還有一張秋鸞，“砸礮”以後整個戲是偏重於張秋鸞的發展，綫索較多，劇情也比較紊亂，因此我認為要演全本，就必須去蕪存精，加以修改。這種責任感在解放後，我更加強了。1951年當我擔任上海人民大舞台的開幕演出時，由於政府的鼓舞，由樓漢英同志的協助，終於將這出戲改編為全本演出了。現在上海文化出版社要為我出版這個劇本，使我深深感到黨對我們勞動的重視與關懷。但我仍覺得現在的改編本還不夠完善，因此極希望同志們能提供寶貴意見，幫助我把這個傳統劇目修改得更好！

黃桂秋



黄桂秋先生



黃桂秋先生飾春秋配之姜秋蓮劇照

春 秋 配

〔京 劇〕

人 物：	李春發	(小生)	四青袍	
	李 义	(老生)	二差人	
	石敬瑭	(丑)	吳 伸	(丑)
	賢 氏	(彩旦)	禁 卒	(丑)
	姜 紹	(老生)	四龙套	
	徐黑虎	(丑)	四校尉	
	姜秋蓮	(旦)	中 軍	(花臉)
	乳 娘	(老旦)	書 吏	(小生)
	侯上官	(花臉)	何福安	(老生)
	地 方	(丑)		

第 一 場

〔李春發上〕

李春發：(引)寒窗負苦讀經卷，
寂寞長夜伴書眠。

(念)庸碌切望登科，
失意愁多怨多；
書齋文章自揣摩，
何必双眉愁鎖。

小生姓李名华字春發，乃南陽罗郡人氏。幼讀詩書，早已入泮，尚未登科。不幸父母双亡，只有老僕为伴。今逢重陽佳节，不免夜飲几杯便了。——李义哪里？

李 义：（内）来了。（上）

（念）梧桐叶落近重陽，

菊花滿院扑鼻香。

參見公子。

李春發：罢了。

李 义：喚老奴何事？

李春發：今乃重陽佳节，你去备酒，我要夜飲一回。

李 义：老奴遵命。（置酒，下）

李春發：（飲酒）

（唱“西皮原板”）

讀詩書处世事趨福避禍，

言与行切不可律犯蕭何。

每日里三省身熟思己过，

富与貴貧与賤有誰定夺？（吹灯，伏案眠。起更）

（石敬坡上，“走边”）

石敬坡：（念）恨的是鷄鳴犬吓，

喜的是風吹叶落。

明知王法容不过，

暫救燃眉之火。

我，石敬坡。是我身无半点道艺；只因奉养老母，故此作这夜間的生活。看前面已是李家，不免越牆而过，偷他一番便了。（上高）待我投石問路。（投石）

（李义持灯上）

李 义：什么响亮？莫非有贼偷盗不成？

石敬坡：（学猫叫介）喵。

李 义：哦，原来是猫兒捕鼠。（下）

石敬坡：險些被这老头兒攪了我的好买卖也。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学一个猫兒叫把危險脱过，——

〔石敬坡下高。“胡琴行弦”，石敬坡进門、摸黑、喝酒、偷酒壺入怀。李春發醒，捉住石敬坡〕

李春發：大胆！

（接唱“搖板”）

胆大的賊强人为非作惡。

李义快来！

李 义：（持灯上）哈哈，果然是有賊。

李春發：將他綁了。

〔李义綁石敬坡〕

李春發：明日將他送往当官治罪。

石敬坡：哎呀，李相公！小子名叫石敬坡，只因家有老母，无法奉养，万般无奈，才作这下賤的生活；望求相公开一綫之恩，饒恕于我。慢說是我小子，就是我那老母，也感你的大恩大德。（跪哭）

李 义：公子，念他是个孝子，就饒了他吧。

李春發：你可是实言？

石敬坡：小子不敢說謊。

李春發：查看家中，可曾缺少什么？

李 义：（查看）并不曾缺少什么。

李春發：好，与他松綁。

〔李义与石敬坡松綁〕

石敬坡：（叩头）多謝李相公。——多謝老管家。

李春發：（取銀）这有一錠銀子，拿去作些小本經營，奉养你那老母；今后必須改邪归正才是。

石敬坡：慢来，慢来，既然蒙恩釋放，小子已然感恩不尽，这銀子我是不敢收的。

李春發：只管拿去就是。

石敬坡：（接銀）多謝李相公。

李春發：正是：

（念）倘念今日恩义多，

石敬坡：（接念）从此洗手我准改过。

李春發：李义，開門放他出去。（下）

李 义：遵命。——随我来。（圓場，開大門）

石敬坡：（出門）多謝老管家。（想起，出壺）老管家，我这兒还有您府上的一把酒壺哪！

李 义：（接壺）哎呀呀，你真要学好人了。

石敬坡：咱們后会有期。（下）

（李义关門下）

第二場

賈 氏：（內）啊哈！（上）

（詩）閑来时裝模作样，

怒惱了拿刀动杖。

女兒不是我亲生养，

打打罵罵又何妨。

我，賈氏，配夫姜紹为妻。是他前房留下一女，名喚秋蓮，簡直是我的眼中釘，肉中刺一般；若有机会，我非好好的惩治惩治她不可。

姜 紹：(內)走哇！

〔姜紹騎驢上。徐黑虎隨上〕

姜 紹：(唱“散板”)

官船運米到羅郡，

前去貿易走一程。(下驢)

在此等候。

徐黑虎：是啦！(帶驢下)

姜 紹：(進門)安人。

賈 氏：唷！老头子回來啦？

姜 紹：安人，聞得河下來了許多米船，我要前去貿易，你快快收拾行囊，我就要啓程了。

賈 氏：好，我給你預備去。(拿行囊)行囊在此。

姜 紹：(接行囊)好好照料家中，我要去了。

賈 氏：把您的女兒叫出來，你們父女分別分別，好不好哇？

姜 紹：几日就回，何必分別。我告辭了。

(唱“散板”)

辭別安人離家門，

〔徐黑虎牽驢上，姜紹上驢〕

姜 紹：(接唱)家中事兒你担承。

〔姜紹下，徐黑虎隨下〕

賈 氏：老头子出門作買賣去啦，機會可來啦。我把秋蓮叫出來，就說郊外有許多蘆柴，叫她去撿，她要是去，叫她吃吃苦；她要是去不去，借這個因由，打她一頓，也好出出我這口怨氣。就是這個主意。——秋蓮哪，給我走了出來吧！

姜秋蓮：(內)來了。

〔姜秋蓮隨乳娘上〕

姜秋蓮：(念)窗下綉鴛鴦，

听喚到上房。

賈氏：怎么还不出来呀？

姜秋蓮：(怕)乳娘，我母亲在那里生气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乳娘：不妨事。随我进来，看我眼色行事。

〔二人同进門〕

姜秋蓮：参见母亲。

賈氏：罢了。

乳娘：参见安人。

賈氏：哪儿来的那么些穷酸礼呀！(嘆)唉！

姜秋蓮：母亲为何这等着恼？

賈氏：孩子，你是不知道，只因郊外有許多蘆柴，没人去撿，所以我在这兒發愁哪。

姜秋蓮：何不雇人去撿？

乳娘：是啊，何不雇人去撿？

賈氏：我沒跟你說話，你胡答什么碓兒啊？——雇人去撿，那不得化錢么？喲，孩子，我瞧你在家里头，整天一点兒事都沒有，要不然，你去撿柴去，好不好哪？

姜秋蓮：这个……

〔乳娘暗示勿去〕

姜秋蓮：啊母亲，想女兒乃深閨幼女，去往郊外撿柴，豈不被人耻笑？

乳娘：是啊，豈不被人耻笑！

賈氏：怎么你又答碓兒啦？没人拿你当哑巴。——喲，孩子，想这撿柴，乃是过家之道，誰能笑话哪？你倒是去不去啊？

姜秋蓮：女兒不敢前去。

賈氏：我就知道你不去啊。在家里頭沒有事，穿這麼整齊干什么？把外頭這件衣服給我脫下來。

姜秋蓮：（怕）這……

賈氏：脫！

姜秋蓮：是。

賈氏：檢柴怕人笑話，這又不是叫你偷柴去。

〔乳娘替姜秋蓮脫衣〕

賈氏：衣裳脫下來啦。我問問你，你是去不去啊？

姜秋蓮：女兒不敢前去。

賈氏：哈哈，真有你的。我告訴你，今兒個要是不去啊，你可小心你的小命。

姜秋蓮：母親哪！

（唱“搖板”）

尊母親且息怒容兒細講，

二八女理應當不出綉房。

比不得男兒漢身強力壯，

（哭頭）母親哪！（跪）

女兒我身懦弱不敢承當。

賈氏：好賤人哪！（打姜秋蓮嘴巴）

（接唱）你不是宦門女閨閣嬌養，

為什麼終日里不出綉房？

慣得你全不像民女模樣，（打）

違母命管叫兒命見閻王。

姜秋蓮：（叫頭）母親哪！想我家雖說不富，尚足吃穿，況且女兒乃深閨幼女，去往郊外撿柴，倘若我爹爹回來，女兒我就待不起呀！（哭）

賈 氏：哈哈，你拿你爹爹吓唬我。我告訴你說：連你爹爹都得听我的。你不去，干脆我就活活打死你。

〔賈氏欲打，乳娘攔〕

乳 娘：大姐，答应了吧。

姜秋蓮：母亲不必动怒，孩兒前去就是了。

賈 氏：这不結了。早說去，媽媽哪能够打你哪？起来。

〔姜秋蓮站起〕

乳 娘：安人，老奴也要跟随大姐前去。

賈 氏：是啊，你是得跟着她去。你們兩人，要死也死在一塊兒。（拿繩、斧）这是繩子、斧子。（把繩、斧扔地上）孩子，去到郊外檢柴，也不用多檢，檢得够燒个几年的就成啦。

乳 娘：天色不早，安人佛前上香去吧。

賈 氏：啊呀，只顧得教訓女兒，把佛前上香也給忘了。正是：

（念）晨昏三叩首，

早晚一爐香。

罢罢罢，阿弥陀佛。

乳 娘：（指）我把你这老……

賈 氏：老什么？老什么？

乳 娘：老安人，老安人！

賈 氏：誰不知道我是老安人！要你来臭奉承我。我要不是吃齋念佛，說不定罵你什么哪。——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（下）

乳 娘：我把你这老賤人！咳！

（念）切齒恨潑妇，

姜秋蓮：（接念）滴泪思亲娘。

(哭)喂呀!

乳 娘:(拿起繩、斧)大姐不必啼哭,撿柴之事,有老奴替你
承担。

姜秋蓮:只是連累乳娘了。

(唱“散板”)

恨蒼天把我的亲娘早喪,
思想起不由人感嘆悲伤。

〔同下〕

第 三 場

〔李春發上〕

李春發:(唱“散板”)

西風緊雁南归園林如画,
好一派霜叶紅胜似春花。

只因我有一同窗好友往四川投亲,故而相送于他。
想他胸怀大志,將來定非池中之物。如今分襟作別,
好不令人惆悵。看天色尚早,不免將馬兒緩緩而行
便了。

适才間与同窗离別叙話,
惹得我悶懨懨心緒如麻。(下)

第 四 場

乳 娘:(內白)大姐随我来。

〔姜秋蓮随乳娘上〕

姜秋蓮:(唱“二黃慢板”)

出門来羞答答心酸不尽,
止不住伤心泪湿透衣襟。

乳 娘：（接唱）你本是閨閣女嬌养成性，

劝大姐休流泪且免悲声。

姜秋蓮：（接唱）奴好比未开花风吹雨淋，

忍着气吞着声暗自沉吟。

乳 娘：大姐，来此已是荒郊，待老奴帮助大姐撿柴就是。

姜秋蓮：有劳乳娘了。

〔乳娘砍柴，姜秋蓮拾柴〕

李春發：（內白）馬來！（上）

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催坐騎走荒郊用目来睇，

又只見兩婦人来撿蘆花。

看那女美容顏难描难画——

姜秋蓮：（哭）喂呀！

李春發：（惊）呀！

（接唱）因何故鎖双眉兩泪如麻。

哎呀且住，看那女子，不像小戶人家之女，来到荒郊撿柴为何啼哭？（看）看那旁有位老媽媽，待我下馬問来。（下馬）媽媽，請来見礼。

乳 娘：还礼，还礼。这位君子，敢莫是失迷路途？

李春發：并非失迷路途。我看这位大姐，既来荒郊撿柴，因何啼哭不止，故尔要問个明白。

乳 娘：你問的是她啊？她是我家大姐，我是她的乳娘。主僕二人在家煩悶，故而来在荒郊撿柴。何劳君子动問，你快快趨路吧。

李春發：如此小生多口。

乳 娘：你本来的多口。

李春發：呀！

(唱“散板”)

我这里好意兒向前問話，
她那里却为何惡語對答。
細看她梳云髻尚未出嫁，
因何故到荒郊來撿蘆花？

我还是要問個明白再走。——媽媽，重見一札。

乳 娘：你怎么还不曾走去啊？

李春發：不是偌。我看你主僕二人，神色不定，若有隱情，何妨直言相告。

乳 娘：方才已然對你言過，她是我家大姐，我是她的乳娘，主僕二人，在家煩悶，來在荒郊撿柴。你再若絮絮叨叨，是定討無趣。

李春發：如此我這就走。

乳 娘：你早就該走。

李春發：我這就走。（一想）啊呀！

(唱“散板”)

欲回去心兒內無端牽挂，
苦流連人笑我惹草拈花。
這隱情不相告心難放下，（上馬）

姜秋蓮：（哭）喂呀！

李春發：啊呀！（下馬）

（接唱）一聲哭惹得我難以回家。

哎，我一定要問個明白。（一想）媽媽既不肯相告，不免親自問過大姐。（整衣）大姐，這廂有札。

姜秋蓮：非親非故，不便還札。

李春發：是。我看大姐，既來在荒郊撿柴，為何啼哭？怨生冒昧，大姐可能告知否？

姜秋蓮：這曠野荒郊，男女交談不便。

李春發：嘔嘔。如此待小生牽馬到河下飲水，大姐言講一遍，
我这里洗耳恭听。（將馬拉到下場門）

姜秋蓮：乳娘請過來。

乳娘：（放下斧）大姐何事？

姜秋蓮：乳娘啊。

乳娘：（見李春發仍在）啊！你怎么还不曾走哇？

姜秋蓮：（唱“西皮原板”）

蒙君子致殷勤再三問話。——

乳娘：（夾白）曠野荒郊，男女交談不便。

姜秋蓮：（連唱）虽然是男女別不得不答。

李春發：（夾白）請問大姐，家住哪里？

乳娘：（夾白）我們住在天上頭，地下頭。

姜秋蓮：（連唱）家住在羅郡城魁星樓下。——

李春發：（夾白）小生也是羅郡人氏。

乳娘：（夾白）哪個來問你呀？

李春發：（夾白）令尊何名？作何生理？

乳娘：（夾白）靠後些。

姜秋蓮：（連唱）我的父名姜紹賢易天涯。

李春發：（夾白）大姐不在家中，來到荒郊則甚？

乳娘：（夾白）你少問些吧。

姜秋蓮：（連唱）在家中受不過繼母拷打，

莫奈何到荒郊我就來撿蘆花。

李春發：原來大姐被繼母所逼，可憐得很。也罷，小生这里有銀子一錠，買些柴薪回去，也免得在此受苦。——
媽媽，請代收下了吧。（出銀）

乳娘：你住了吧，休得在此賣富，快將銀子拿去，如若不

然，你是定討无趣。

李春發：媽媽，這是小生一片惻隱之心，若有歹意，上天不容。

銀子放下，我便去也。（將銀放地上，拉馬下）

乳娘：（拾起銀子，笑）啊呀，真是個至誠君子，銀子放下，拉馬走去，真正難得啊，難得。

姜秋蓮：乳娘，請那君子留步。

乳娘：他已去遠了。

姜秋蓮：我還有話講呢。

乳娘：不說也罷。

姜秋蓮：收了人家的銀子，難道連人家的姓氏全不問么？

乳娘：是啊，日後也好答報哇。待我喚他轉來。——喂！

〔李春發上〕

李春發：喂！

乳娘：君子請轉。

李春發：媽媽，喚我啊？

乳娘：正是。

李春發：我去遠了。

乳娘：我看見你了。

李春發：嘔，看見了。（回來）媽媽，喚我何事？

乳娘：我家大姐有話對你言講。

李春發：大姐有話，叫她快些言講，我還要赶路呢。（拴馬）

乳娘：他倒搭起架子來了。——大姐，君子已然轉來，你有何話講啊？

姜秋蓮：這個……乳娘啊！

〔乳娘看李春發，又看姜秋蓮，喜〕

姜秋蓮：（唱“南椰子”）

問君子因何故荒郊來定？（行弦）